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

禅思与缅怀

法缘法师 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 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

副主编 圣 道 坚 黄夏年



禅思与缅怀

法缘法师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禅思与缅怀/法缘法师著. —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2

ISBN 978-7-80254-236-5

I. ①禅… II. ①法… III. ①佛教-文集 IV. ①B948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020793 号

禅思与缅怀

法缘法师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0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: 黄夏年

责任编辑: 卫 菲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75印张 380千字

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4-236-5

定 价: 42.00元

总 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,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,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,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,往往有所偏向,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,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但是,作为佛弟子来说,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,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,如“阿毗达摩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,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,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,重修证的佛教,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,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,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,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,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到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,但都是佛法的根本,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,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,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,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

门；而习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，都是属于实践门；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，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，无不兼通。

但是，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，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，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，这些佛教义解僧，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，通过注疏、论著，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，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；净土法门的流行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，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随着禅、净的流行，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烦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，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，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，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，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，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，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，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，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

客观性、纯学术性,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,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,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,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,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,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,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,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,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,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,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,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,相对来说,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,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,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,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,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,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,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,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

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,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

重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。”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,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,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。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,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,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,勤于读书,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,参访名山大寺,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,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,我都会带上一些书,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,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,蔚为大观,感到欣慰。但是,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,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,而且现有书籍之中,难免良莠不齐,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



有感于此,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,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,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,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,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,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朗 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目 录

总 序	朗 宇 (1)
宋代雪窦重显禅师及其颂古禅风	(1)
达摩《二入四行论》的思想	(83)
《六祖坛经》的基本禅法思想及其历史 意义	(118)
慧能的顿悟学说	(174)
马祖道一的禅法及其特色	(222)
永明延寿之禅净思想	(242)
般若智慧与现代人的心灵生活	(295)
雪峰义存禅师的生平事迹	(332)
南宋求法日僧圆尔辩圆 ——对日本佛教文化的贡献与影响	(372)
虚云老和尚在云南	(450)
缅怀一代高僧——真禅大和尚	(479)
《宝庆讲寺丛书》已出书目	(490)

宋代雪窦重显禅师及其颂古禅风

绪 论

中国禅宗至宋代,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在宋代禅宗的发展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:一方面,在宋代慧能门下分化出来的五家禅^①已发生了变化,北宋禅僧明教契嵩(1007—1072),在其《传法正宗记》卷8中,对禅门五家在北宋时期传播和兴盛的情况作了记载,他说:

正宗至大鉴(慧能)传既广,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,天下于是异焉,竞自为家。故有汾仰者,有曹洞云者,有临济云者,有云门云者,有法眼云者,若此不可悉数。而云门、临济、法眼三家之徒,于今尤盛。汾仰已熄,而曹洞者仅存,绵绵然犹大旱之引孤泉,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,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

① 慧能南宗到唐末五代时期,又形成五家流派。其中,从南岳怀让(677—744)的法系形成临济宗、汾仰宗,从青原行思(?—741)的法系形成曹洞宗、云门宗和法眼宗。

人耳。^①

契嵩首先指出,禅门五家都是源于慧能(638—713)的法系,只是后世禅法学人,各奉老师的学说而形成不同流派,于是有五家流派的形成。除了五家流派外,其实还存在许多其他没有影响的流派。而这些不同的流派,到契嵩所处的时代,其传播和兴盛的情况是,汾仰宗已经不传,法眼宗虽在宋初曾盛极一时,永明延寿以后也就衰落了,宋中叶以后法脉即断绝,而曹洞宗在宋初则比较消沉,盛行于各地的主要是云门宗和临济宗。临济宗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,活跃于北方,并在宋仁宗天圣年间(1023—1032)转向南方发展;而云门宗大约在同一时期活跃于南方,并由岭南向北发展,势力直达汴京的诸大寺,声震丛林,名动公卿,盛极一时。

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宋时的禅宗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,其宗风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最显著的变化是,宋代文字禅的盛行。中国禅宗虽以“不立文字”、“以心传心”^②为标榜,然而在传法和发展过程中又离不开文字,唐末五代有大量语录、偈颂等传世。进入宋代,逐渐形成以颂古、拈古、代语、别语等为重要文字表达形式的文字禅。云门宗的雪窦重显是云门文偃下三世,是宋代文字禅的著名代表人物,不仅有六卷语录(包括说法语录、勘辩、偈颂、举古、拈古、代语、别语等)流世,还有著

① [宋]契嵩:《传法正宗论》卷8,《大正藏》卷51,第763页下。

② 禅宗“不立文字”的说法,首见于五代时南唐静、筠二僧所编《祖堂集》卷2:“惠可进曰:‘和尚此法有文字记录不?’达摩曰:‘我法以心传心,不立文字’”释静、筠《祖堂集》卷2《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》,岳麓书社,1996年6月,第46页。此后大致在中唐时禅宗更是大力地标榜“以心传心”、“不立文字”。

名的颂古著作《雪窦显和尚颂古》一卷传世。关于雪窦重显，在记载他的传记、灯录、塔铭中，对其皆称赞甚高，有的称他为“云门中心”^①之祖。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18说，重显在住持明州（治今宁波）雪窦山资圣寺时，“天下龙蟠凤逸，衲子争集，号云门中心。”^②尚书度支员外郎吕夏卿^③撰写的《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^④明觉大师塔铭》则说：“州邦远近辐辏座下，駉马都慰和文李公，表赐紫方袍，侍中贾公又奏加‘明觉’之号。”^⑤吕夏卿对重显的赞誉不止在语言文字方面，他对重显的著述与德行也予以高度的评价。他说：“余得其书而读之二十余年，虽瞻仰高行，而禄利所縻，无由亲近。”^⑥由此可见重显在当时影响之大。而雪窦重显在后来禅林中影响深远的又是他所撰的《颂古百则》。他受临济宗汾阳善昭

① [元]念常：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18，《大正藏》卷49，第666页中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吕夏卿，生卒年不详，据《宋史》卷331载，字缙叔，泉州晋江（治今福建晋江）人，举进士，为江宁（治今江苏）尉。编修唐书成，任直秘（秘）阁（掌管直秘阁事务）、同知礼院（掌管礼仪之事）。仁宗时选任为大臣，英宗时任史馆检讨（按：为宋史馆置，位次编修，掌修国史）、同修起居注（按：指与起居舍人分记注皇帝的言行）、知制诰（按：指掌起草诏令）。后出知颍州（治今安徽阜阳），得奇疾，身体日缩，卒时才如小儿般大。吕夏卿擅长于史学，又通谱学，创世系谱表，对于新唐书的编撰非常有功。详见元脱脱《宋史》卷331，第10658页。

④ 雪窦寺在今浙江省奉化市，原是宋初法眼宗僧、《宗镜录》的作者永明延寿（号智觉）开创并住持的寺院。延寿上承属于雪峰义存法系的玄沙师备——罗汉桂琛——法眼文益——天台德韶，属于雪峰之下第五世，因此吕夏卿撰雪窦塔铭称重显为“雪窦山第六世祖”。

⑤ [宋]惟盖竺：《明觉禅师语录》卷6《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》，《佛光大藏经·禅藏·语录部》，佛光山宗务委员会1994年12月，第526页。

⑥ 同上。

(974—1024)的影响,用诗歌、韵文的形式对古德公案进行赞誉性解释,进一步推广了以文字说禅,表达禅理之风。他的颂古为文字禅的重要形式之一,不仅文辞典雅、含蓄,又善于引经据典,融入情感,可谓是文情并茂。因此它一问世,便深受僧俗士大夫的青睐,风靡整个禅林,影响极为深远。几乎所有能提笔之禅僧皆有颂古之作,所有参禅者都要钻研颂古,不少有名的禅师都发表颂古的评说。因此雪窦重显在宋代禅宗史乃至宋代佛教史上,都应有相当的地位。

然而,对于重显这样一位在宋代禅宗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禅师,学术界对他的事迹、颂古禅风作专题研究或整理的成果,目前尚未见到。只是在宋代禅宗或宋代佛教史的研究专著中,涉及到或有间接的介绍。

在专著方面,郭朋先生在其《宋元佛教》^①一书中,对雪窦及颂古可谓是零星点缀提到而已。顾吉辰的《宋代佛教史稿》^②一书,也是简单提到。台湾黄启江在其《北宋佛教史论稿》^③一书中,在论述〈云门宗与北宋丛林之发展〉时,对雪窦重显的生平及著作也有简单的介绍。日本高雄义坚的《宋代佛教史研究》^④在介绍宋代禅宗的特征时,对重显及颂古也仅

① 见郭朋:《宋元佛教》第四节“宋代禅宗”一段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5年4月,第29页。

② 见顾吉辰:《宋代佛教史稿》第二节“宋代佛教《灯录》、《语录》的出现”一段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3年12月第1版,第160—161页。

③ 见黄启江:《北宋佛教史论稿》“云门宗与北宋丛林之发展”一段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97年4月初第1版,第256页。

④ 见[日]高雄义坚著、陈季菁等译《宋代佛教史研究》第五章“宋代禅宗的特征”一段,《世界佛学名著译丛》卷47,华宇出版社,1986年初版,第107—111页。

是简单提到。石井修道虽有标明《宋代禅宗的研究》^①一书,但是以宋代曹洞宗和道元为研究的专题,因此不可能对雪窦重显及颂古有所叙述。阿部肇一《中国禅宗史》^②一书则对重显的生平履历作了概括性的勾画。对重显的思想从主张顿悟、实践修证方面也作了介绍。但对重显的颂古仅只提到数语。忽滑谷快天的《中国禅学思想史》^③一书中,对重显的生平、参访、禅法、法系、及颂古等方面,也作了概括性的介绍。杜继文、魏道儒先生在其合著《中国禅宗通史》^④一书中,对重显的生平、颂古也作了简单的介绍,并举重显颂古第十九则《俱胝一指》为例,予以分析。吴立民先生主编的《禅宗宗派源流》^⑤一书中,除了对重显的思想有概括性的论述,关于重显生平、颂古方面则几乎是按照杜、魏两位先生的思路介绍的。

总的说来,学术界在对宋代禅宗史或宋代佛教史相关的研究中,对重显研究的工作是十分有限的。虽有所涉猎,但仅停留在浅层的介绍上,对重显的生平、思想、颂古及影响作具体的分析考察,以明确他在宋代禅宗史或宋代佛教史上发挥

① 见日本《宋代禅宗的研究》。

② 见[日]阿部肇一著,关世谦译:《中国禅宗史》第三章“雪窦重显”一段,东大图书公司,1986年2月第1版,第311—315页。

③ 见[日]忽滑谷快天著,朱谦之译:《中国禅学思想史》第六章“雪窦重显之颂古及其流弊”一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5月第1版,第402—408页。

④ 见杜继文、魏道儒:《中国禅宗通史》第六章“两宋社会与禅宗巨变”第三节“云门宗的扩展和多头开拓”一段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5年2月第1版,第402—409页。

⑤ 见吴立民主编:《禅宗宗派源流》第九章“云门家风”第二节“雪窦中心”一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8年8月,第367—375页。

的作用,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。

有鉴于此,本文拟在以上诸位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作进一步的探讨。特别是《中国禅思想史》、《中国禅宗史》及《禅宗宗派源流》几书的研究成果,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信息和方便,提供了许多资料上的线索和便捷。本文主要依靠重显的各种传记及语录、塔铭等文献,对重显的生平、法系、颂古及后世影响,作一次综合性的考察。其中颂古禅风的考察,是本文的重点。在考察过程中,对重显颂古所蕴含禅法思想,作了具体的分析。与此同时也介绍了重显对后世禅宗的影响,从而确立了他在宋代禅宗史乃至宋代佛教史上应有的地位。由于笔者水平有限,疏漏之处在所难免,还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,不胜感激之至。

一、雪窦重显的生平

云门宗创宗于云门文偃(864—949),雪窦重显是云门下二世智门光祚的法嗣,为云门宗下第三代尊宿,他被禅宗史推为“云门中兴”^①之人物。日本著名学者忽滑谷快天在其著作《中国禅思想史》中,称重显为“禅道烂熟时代之第三人”^②(第一人为法眼宗的永明延寿,第二人为临济宗的汾阳善昭)可见对他评价甚高。关于重显,以后灯录和僧传均有介绍,他有语录文集六卷被收入各种藏经。但是,记述重显禅师生平

① 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18,《大正藏》卷49,第666页中。

② [日]忽滑谷快天著,朱谦之译:《中国禅学思想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5月第1版,第402页。

之处的传、录甚至塔铭,对其一生的历程表述甚为简略,且多含糊,这里通过一番对比考证,对他求道和传道的一生大体经历尽可能作系统的介绍。

有关记载重显生平传记的资料很多,主要有: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18、《释氏稽古略》卷4、《建中靖国续灯录》卷3、《五灯会元》卷15、《禅林僧宝传》卷11、《补续高僧传》卷7,另有《明觉禅师语录》卷6后附宋英宗治平二年(1065)尚书度支员外郎吕夏卿撰写的《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》(下简称《雪窦塔铭》)也较详记载他的传记。为了更清晰,下面将他一生的经历大体分三个阶段来介绍:

(一)投奔普安院

重显(980—1052),俗姓李,字隐之,四川遂州(今四川遂宁)人。生于太平兴国五年(980)四月初八日。据吕夏卿《雪窦塔铭》所载:其母文氏刚生下他时,“日夕瞑目若寐,三日既浴,乃豁然而寤”^①。幼时即不同寻常,不喜欢游戏,但聪明“精锐”^②,“读书知要,下笔敏速”^③。其家世豪富,以儒业传世。幼受家学,而志存出世,想出家,“父母执不可,师不食者累日。”^④可见意愿坚定。咸平年中(998—1003)父母去世,投奔益州(治今成都市)普安院仁铎法师剃发出家,并受具足戒。此普安院乃是当时成都大圣慈寺96座分院之一。大圣

① 《雪窦塔铭》,第524页。

② 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18、《大正藏》卷49,第666页中。

③ 《雪窦塔铭》,第524页。

④ 同上。